讀史商語

讀史商語卷之四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史言李輔國用事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按揆立朝以直道聞其言皇后尊號議立太子忤張后言羽林騎士不宜代金吾警夜忤輔國不應一人而兩截乃爾史言宜未可信

節度使王仲昇以宋州刺史劉展剛强自用姓名應謡言密請除爲江淮都統俟其釋兵誅之展覺其意悉舉宋州兵趣廣陵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展敗之

横於江淮間安史之亂不及江淮至是始罹荼毒逾年乃平由後言之展死有餘辜由前言之展一無罪之人仲昇忌其威名耳仲昇後爲史朝義將謝欽讓所虜屈服得全賊平歸又與程元振比譖殺來瑱諸藩鎮得藉以撼朝廷所謂不祥之人也哉

房次律士之空言無用者也然其胸中豁達幾不可測惡賀蘭進明而進許叔冀以制之此豈直迂愚無當而已哉昔人以次律比殷深源張魏公余謂房不如殷張不如房以其機心愈毒也

玄宗少年時能創大義誅逆后及爲天子手致太平五十餘年豈非英主哉及其末路一飛龍廐小兒劫而遷之平生近侍貶斥殆盡至於斷葷辟穀以至厭代何其憊也然輔國之敢於爲此者以其握兵耳而内侍將兵實始於玄宗雖謂自取之也亦可

史思明降上以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勸上以烏承恩爲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之事泄思明殺承恩按承恩嘗爲信都太守常山父老請迎之以拒賊承恩辭不可後以

郡降思明此其人豈可任事者阿史那承慶故與思明等夷使殺思明而授以鐵劵則又一思明耳不知光弼何見而出此

甚哉代宗之不能正其始也張后欲誅李輔國謀之太子不可謀之越王係許之輔國以兵入殺係并弑后是夜肅宗崩代宗立尊輔國爲尚父進司空中書令追廢張后爲庶人已而潛解輔國行軍司馬進博陸郡王遣盜殺之然猶贈太傅張后雖有罪於代宗母也肅宗無遺命而輒廢之是以子廢母也輔國劫

上皇弑張后負大罪於天下既奪之權何不顯戮之明告其罪於天下以寒此輩之膽而令盜殺之乎以子廢母以臣官爲尚父此孔子所謂名不正言不順者也自此而後唐諸帝遂世爲此輩爰立門生之號定矣

李輔國之罷也解其官已耳程元振之敗也削其爵已耳獨魚朝恩之誅代宗與元載謀之再三既定計上曰善爲之勿反受禍蓋程李雖典兵其勢猶未甚張自朝恩領神策軍又舉在陝兵益之又以京兆之

好時鳳翔之麟遊普潤盩之朝恩於是有難制之勢使德宗有鑒於此猶可爲童牛之牿乃以猜忌宿將故復授竇文場等遂牢固而不可拔亡唐者代宗德宗非昭宗也

睿宗爲武氏所立中宗復辟弗害也廣武王承宏爲吐蕃所立代宗平京師弗害也二帝皆昏主然處此實盛德事也

李泌不爲元載所容上出泌爲江西判官載誅上召泌曰與卿别八年乃能誅此賊泌曰陛下知羣臣有

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載非如中人輩之握兵也又非如河北諸鎮合從以抗上也帝欲誅則誅之耳安所俟八年哉代宗在位十六年內則有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外則有元載王縉載本因輔國進已又與帝謀誅輔國而繼爲奸帝明知其罪而不發必待養成而後誅載誅而帝亦厭代矣此管敬仲之所以惡優與不敏也

○代宗崩議羣臣喪服常袞以爲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羣臣亦當如之崔祐甫以

爲遺詔天下吏人三日除服無朝臣庶人之別由今觀之二人所執是非易辨也奏貶祐甫衮代郭子儀等署名出於中書故事豈可以爲罪乎貶衮巳過矣即以祐甫代衮爲相此何理也即位之初進退宰相如此德宗之爲君可見一班矣大率衮近正祐甫近通衮承元王之後宜用正雖公而人不見德祐甫承楊當之後宜用通雖未必不私而人顧樂之兩人皆賢者而所遇有幸不幸焉祐甫始進殊不正當時廷臣無言之者既相而薦黨元載之楊炎吾不能無議

云

理財一事自古難之盖儒生之說無當於實用而一
經心計之臣則又輙以刻剝病民此在平時猶難之
若乃亂離之世所入不足以供所出能於是時經理
其間使國家獲利而民不病則自古以來惟劉晏一
人而已肅代之世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
鎮所據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犯邊所在宿重兵
仰給縣官所耗不貲皆倚辦於晏數年間不聞有病
國害民一事可謂難矣楊炎為元載修怨譖以勸立

獨孤妃爲后德宗信而殺之不亦誣哉不數年以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稅間架除陌錢卒至於亂還思肅代之時未嘗不用兵何曾有此恐此時不得不思晏也

劉晏嘗以厚貲致四方珍甘與本道分貢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而晏輙先之饋謝四方名士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然所居修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既死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元載之獄賴晏平反王縉得無死如此

人尚不免於寃死何哉則以其傷於巧也有無晏之功挾晏之巧而廉恕又不如晏者不知造物者當何以報之矣

唐制天下金帛皆貯左藏第五琦患將帥求取無節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出楊炎爲相請盡出歸有司上從之德宗昏主楊炎奸相然其舉動如此爲弗可及矣

元載嘗建議城原州以制吐蕃不果楊炎素德載旣相請用其策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沮之徵爲司農

鄉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是役也可謂鎩鳳之羽而傅虎之翼矣其後一死於泚一附於泚此雖非人之所能料然人臣挾私意以進退人亦安往而不誤哉

人臣之賢不肖誠有疑似而不可知者至以成敗得失論之則較然章著雖至愚亦能辨之矣盧杞之相德宗自始至末曾有一言一事之不悞者乎李洧請領徐海沂三州不許則三州爲李納有矣王武俊殺李惟岳不得節度則與朱滔田悅比而自稱王矣忌

張鎰出之鳳翔鎰見害而鳳翔叛矣惡顔真卿出之淮西真卿見害而希烈反自若矣保朱泚不反而泚果反矣譖崔寧適泚殺之而中外稱寃矣尤可恨者兵過陵下何以謂之震驚使孤危之援軍潰而自退破賊入朝何以謂之留連使勤王之功臣忿而附賊杞之慢種種如此而猶不覺其奸既廢而猶思用之如此昏主真古今以來一人而已

方德宗用兵兩河時陸贄言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虜

覦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盖涇卒未亂贄已預見其必然矣帝重桑道茂之先見而不重贄之先見何哉

異哉李鄴侯之為人所遇者亂世也所事者昏主也又猜主也所與比肩者逆豎也奸相也所當之事則劇賊悍帥與人主父子兄弟之間所不可調停之事也然而格言讜論宗社賴之賢者賴之不與人為難而卒能以智自全古來智士無其匹也唐史以家傳出於其子繁又無行多掩其美而獨以神仙為譏

最爲無識賴温公表章之繫雖素不檢然名臣子以
方畧捕盗非有大罪舒元輿以宿憾殺之尤爲可恨
元輿他日之赤族恐不免爲繫所笑矣
顔眞卿既爲李希烈所留張薦請以希烈母及妻祖
母妻妹賔境上以易眞卿疏入盧杞持之不報恨當
時無助之請者通鑑不載此事薦三使絶域占對詳
辨朱泚反詭姓名匿城中著史遁先生傳德宗欲再
用杞上疏極論其人可想也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

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然則向之借商錢稅間架除陌錢得無可已乎向之以糲飯菜餕餉涇卒得無已甚乎當時主計之臣殆罪不容誅矣

唐宰相之誤國者曰李林甫盧杞而吾以爲有一人焉兼二人之罪而有亡之特幸而未成張延賞是也尚結贊之請盟李晟柳渾韓遊瓌皆以爲不可而延賞力主許之延賞非眞以爲可直欲成晟之罪耳平凉

之役使渾瑊不免遊瓌不以邠寧軍趣柏泉李元諒李觀不列兵伏險則吐蕃復入長安矣此與杞之譖懷光使之附賊者何異延賞與李叔明有隙叔明之子昇私侍郜國公主發而殺之可矣必曰公主爲厭勝計以動揺東宮使非鄴侯以身家保之則順宗几上肉耳此與林甫之危肅宗者何異由今觀之三人之罪有間而當其造意之時不爾也豈可嚴盧李而寛延賞乎

李少良陸珽劾元載詔張延賞問狀稱疾不敢鞫少

良等得罪死令狐彰與李岵互相訐奏延賞時爲河南尹畏彰留岵表不使通岵亦坐死史稱延賞窮於忮何其巧於忮善人而拙於忮奸惡也

馬燧敗田悅於洹水悅走魏州其將李長春拒門不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得入已而悅與冀趙連和燧之力非不能取魏也亦非眞與抱眞隙也直是不欲盡賊耳當時諸將智謀實無出燧上者祿山未反而知天下將有事既反謀覆其巢穴與回紇使接而知懷恩之將亂皆過人遠甚獨其見朝廷賞罰不明

有鳥盡弓藏之慮其破賊常留有餘不盡之技吐蕃嘗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渡河我無種矣此雖用間然實燧意中事也李晟智而忠馬燧智而巧渾瑊智不如人而謹勝之此三人之大略也

李輔國元載之罪鄴侯無一言及之獨於張延賞之危順宗則直發其奸又請復所減州縣官明與延賞忤鄴侯之受知於三宗非有異也又非畏李元而輕延賞也盖肅代昏而儒鄴侯雖言之一時必不能決而奸狀暴著昏者亦有時而明不如俟其自悟德宗

昏而復明白言之猶有一隙之明不言則一誤永誤
矣此鄴侯之智所以不可及也
德宗以陝州之耻不肯與回紇和鄴侯諫曰昔回紇
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晏勞於元帥府
先帝未嘗見也葉護邀臣至其營肅宗不許及大軍
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狠不得不
過爲之防也陛下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
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
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貟陛下耶當此之時臣不敢

言其它若可汙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鄴侯意在和回紇以攻吐蕃故及此然實正理也當時代宗事不遠少華輩何不依故事而乃徑造之眞孟浪矣使是役以子儀副雍王則豈有此事乎

陽城張建封鄴侯所薦也可謂有知人之明矣獨臨終而薦董晉竇參不滿人意晉爲相無可見不久罷去及爲宣武節度單車入亂軍擒鄧惟恭極類鄴侯以虢事其智畧有足多者常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

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可謂至言使久在位豈非名宰相乎實參史言其專權納賂然未相時頗有一二强直事其死也乃出於宦官恐亦非僉人也

唐中葉而後以爵爲賞諸將至封郡王者不可勝數吳少誠以荆南牙門將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李希烈以聞封通義王烏承恩爲史思明所殺弟承玼逃歸封昌化王此二事尤爲濫恩當時如李郭等皆屢戰有大功然後得爲王少誠等得之易易乃爾亦可

以見朝政之謬矣
汾陽王宅爲法雄寺北平王宅爲春城園扶風王亭館亦籍入官唐自天寶以後宇宙再造皆將帥之力也骨肉未寒而籍入其家不亦異乎北平子爲中官所逼取困窮以死諸子無室廬自托而上曾不一省何性乎諸將解體而河北之寇畢世不平也
古云殷憂啟聖多難興邦亦有不盡然者吾觀肅宗自爲太子爲奸人所危靈武之役於干戈中草創朝廷代宗與李泌參議政事與郭子儀收兩京不惟歷

練深而且有師友之益德宗以元帥討史朝義爲回紇所辱奉天之時困於圍城豈不可謂殷憂多難乎乃愚逆下劣曾不少進德宗懲奉天之窘專意聚歛末年遂無一事稍可人意者可謂下愚不移也已叔文之黨史書詆之備至耶禹錫宗元自辨不過謂爲叔文所恢而已然其實叔文亦未有顯罪也以史考之順宗初立貶李實赦逋負罷進奉追逐臣此皆善政之可紀者其他不聞有過舉也而其尤要在罷中官典兵據實而論叔文何罪焉叔文之罪在順宗

抱危疾身輔政内禪之舉不出其意以故憲宗惡之以范希朝韓泰代掌神策軍而中人惡之拒韋皋三川之請而皐首攻之然後裴均嚴綬素爲中人鷹犬者和之以至一敗不振試平心論之主上有疾遽戴太子而汲汲内禪此爲國家乎抑爲富貴乎德中人之戴已父肉未寒而殺其用事之臣旌父之過以成中人之勢吾不能爲憲宗解也唐至此而中人藩鎮之勢横矣然未有加於大臣大臣見逐於中人藩鎮自叔文始唐末之事此實造端論者豈可助中人藩

鎮稱快哉叔文等既爲天下所棄禹錫宗元有所難言而竊不免復起之望欲當事者以爲從寬之其實并叔文亦非有罪也史書所謂謀議唱和汲汲如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憪然謂天下無人皆以虛詞裝點罪狀明乎作惡之詞也而讀者不察類爲矮人之觀惟文宗毋與鄭覃言順宗實錄不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此語在當時的爲可據而陸務觀因李德裕祭韋執誼文疑順宗實錄不實雲麓漫抄言范文正嘗有此說近來弇州先生

焦大史亦同之此一段公案爲人所疑久矣余因前人語而反覆之敢以質之持平者

東坡嘗議柳子厚爲呂温墓誌言温卒道衡二州人哭之爲誕妄又言温爲裴延齡壻豈有正人肯爲延齡壻者按子厚所稱有無未可知然温在二州有善政則正史亦言之婚姻之家未必皆臭味相投崔無詖爲蕭至忠壻不害其爲忠義也坡公此論無乃作惡太甚乎

杜黄裳爲河南尹召河南尉盧坦謂曰某家子與惡

人遊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
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
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厚遇坦
如坦所言則吏治皆可廢乎坦爲小官不得不以此
自表異黃裳因而取之要之非通論也
新唐書杜黃裳傳言憲宗討劉闢黃裳建言宜專委
高崇文勿置監軍宜者劉貞亮傳又云高崇文討劉
闢爲監軍崇文傳言闢以李康來求雪崇文責其失
守斬之貞亮傳又云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舊史惟

黃裳崇文傳同此貞亮傳無監軍事初讀頗怪新史刺謬及觀白氏長慶集論吐突承璀狀云高崇文討劉闢以劉貞亮爲都監意黃裳曾建言而當時未之用也此語在憲宗朝定不妄景文用之極是但不應并存舊史以悞觀者耳至於斬李康事又不知何所本然周寶嘗以李康之斬爲高駢家事此語亦在當時恐不出貞亮也

憲宗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

得乘間弄威福上曰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耶吉甫當時何不對曰德宗時亦有宰相再三執奏如陸贄者然不久即斥去臣下忠直者本自難得加以摧折無恠乎唯諾者之多也使李絳在必辨之矣吉甫素不能諫諍宜乎其默默也

使憲宗不怠於爲治又假之以年能平河北乎曰不能何以知之曰以當時之事知之淮西三州之地耳四旁皆州縣無黨援相助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

年然後克之夫河北之事與淮西難易不啻相萬也
豈易言哉曰非謂用兵而取之也憲宗厭代不期年
而王承元劉總相繼歸命使以處弘正者處承元而
用劉總所以處盧龍者則河北定矣曰似矣然非長
久可恃之道也河北之叛不盡出於將帥皆士卒爲
之也觀承元之去成德諸將號哭不從承元至徧拜
諸將而後行田布再入魏博將士劫之使用河朔故
事不從竟不能用一人而死則當時河北之人心大
畧可見矣弘正承元之後復有弘正承元則可不則

不爲下所推即爲下所殺耳且憲宗未嘗不誤也討趙而屈則赦之再討而再屈則又赦之如此舉動河北之人固已窺之何畏而不反然則處河北當何如曰弘正等雖歸命於善後之策未講也善後之策無如劉總使用其策則盧龍可平行之既安則弘正承元亦必效之河北庶乎可有也

人臣立朝於人我是非間甚不可以成心與也李吉甫拜相感泣謂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

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埴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畧盡然則宰相以進賢爲事與埴之爲賢吉甫亦旣知之矣乃因牛僧孺李宗閔對策指陳時政泣訴於上致僧孺等久不調并考官楊於陵韋貫之覆策學士裴埴王涯皆罷之此於思進賢初念何相背謬也其後二李遂成深讎各立黨與以相排擯互有申壓而其禍卒移之國家然其原起於吉甫一念耳由今觀之是非人我果安在耶

憲宗用吐突承璀將兵諫者不一人而李鄘與焉後

承璀監鄜軍互相敬憚承璀薦鄜爲相鄜耻之固辭位鄜之賢無論矣即承璀此事恐後之大臣中不多得也

憲宗出吐突承璀上疏爲承璀訟寃者李涉也與茅彙爲友李逢吉令彙陷武昭與彙偕流者亦李涉也豈即作詩贈盜者乎何其言行之相背耶

白居易在憲宗朝言牛僧孺等直言不宜斥外王鍔以進奉求平章不可許吐突承璀不宜爲將李師道田季安名爲進兵實與承宗通不可信穆宗討幽鎮

居易言王師無功由節將太衆請用李光顏裴度二帥東西夾攻罷諸道軍不可用者魏博兵尤不可用宜令田布速退尤切中事機使當時用其言幽鎮或有他隙可乘田布不死河朔不至盡陷也如樂天者眞有用之才也哉

劉濟貪節度之位違弟澭約而授其子以爲父子親於兄弟不知殺之者乃其子總也總爲子則弑其父爲弟則殺其兄此豈知有君臣之義者其歸命朝廷直自知罪大懼爲將士所圖耳獨惜其去鎭時奏分

所屬爲三道擇麾下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奬拔勢分則易制伉健之徒別開功名之途則無與爲亂此其爲一方善後之策甚善當時田弘正張茂昭雖能束身歸國實未嘗有此遠慮惜宰相無人盡違其策以致朱滔之燼再燄終唐之世盧龍竟不沾王化也惜哉

李師道之反賈直言冒死諫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以獻劉悟欲殺監軍直言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效李司空耶此軍中安知無如公

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悟蘧子從諫匿
喪欲以悟表求知留後直言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
歸朝廷其功匪細祗以張汶之故竟至羞死爾孺子
何敢如是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乃發喪噫直言
事三帥終始一節眞不負直言之名一不用再用其
禍福亦昭然較著矣
孔戣元稹皆嘗奏罷明州歲貢蚶蛤戣奏在憲宗時
稹奏在穆宗時豈其罷而復貢耶通鑑載戣事而遺
稹當是以人抑之耳

韓退之上表欲燒佛骨天下聞而畏之既至潮以表謝自陳狂戇之罪與潮之遠惡其詞哀苦因自言文章之美宜論述功德勸帝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願奏薄技窮思畢精以贖前過覺生平挺直之氣一朝頓盡吾未見剛者孔子眞不吾欺哉

○元和中進士試禮部者鉤校苛切水炭脂炬飡具皆人自將唱名乃得入舒元輿上書言宰相公卿皆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此語最知大體今科場之苛切更有甚於此者不知元輿

見之當何如也

李愿初爲夏綏銀宥節度使徙武寧鳳翔又徙宣武性奢侈賞勞既薄又峻威刑軍亂踰城走其家死焉貶隋州刺史復拜河中節度使荒侈如故軍政愈弛結納權近官貲隨賂遺輒盡尋卒其生平如此無論非高隱且仕宦至死恐一生未嘗至盤谷也不知昌黎之文何以云然豈君子偕老之類乎

元稹於憲宗初年上教太子召宰相講庶政次對羣臣復正牙奏事等事爲御史彈劾十餘事又坐與內

侍爭貶官其直節卓然一時及穆宗朝乃因崔潭峻薦得知制誥與魏弘簡相結求為宰相而沮裴度何其謬也豈非功名之念重一經摧折遂選懦而不自振耶夫以稹之才當憲宗之世一貶至十五年不復向用苟非聖賢能無改節乎吾不能不致憾於憲宗矣

穆宗時以兩河畧定密詔天下鎮兵歲限十之一為逃死謂之銷兵籍卒聚為盜悉為藩鎮收用者蕭俛也劉總藉幽薊豪銳不檢朱克融等送京師顧得官

自劾皆抑不與還遣之鎭不數月克融作亂者崔植也考其生平俛猶潔不苟之士植則强直議論之人也宰相須有才識爲天下消未然之禍如二人者行雖高議論雖有餘何救其誤國哉

唐之臣下得罪者出爲藩鎭刺史或分司東都甚者遠惡州司馬司戶極矣宋之臣下得罪者出領郡或提舉宮觀甚者以虛銜安置不得僉書公事極矣唐時士大夫多家東都宋時隨地有寓公皆依祿爲養耳計仕於其時自牽絲以往盖無日不稟於縣官此

極有深意自國家以科舉取士士竭一生之力以博一官有故而去多非少年度必不能復效齊民作活以虛名禀之此亦田子方養老馬之意也國家不能養士使士分服官之力以爲自養計亦安用此士爲哉

李夷簡劾楊憑奸贓不法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徐晦獨至藍田慰餞權德輿稱之於朝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每讀此歎一事而得三賢然史又載楊憑得罪王仲舒

獨屢存之貶峽州刺史豈即夷簡所爲耶仲舒嘗諫用裴延齡爲觀察使多善政夷簡能容晦而不能容仲舒何也

錢徽爲江州刺史州有牛田錢百萬本給刺史宴飲贈餉徽以貸貧民租韋宙爲永州刺史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市糧賑民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水旱民賦不入嘆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爲出錢二千萬代之嘗惟當時士大夫所在置酒倡樂不知何從取辦觀此二事可想見矣士生其

間欲作循吏不亦易乎

文宗患王守澄等專橫與宋申錫謀除之申錫泄其語守澄知之令神策都虞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守澄奏之上命守澄捕申錫等於禁中鞫之夫著所告都無影響且不告於他人而告於神策之屬其故不已昭然乎乃使守澄鞫之何也及廷臣屢請付外覆按守澄乃奏請止行貶斥於是貶湊爲巢縣公申錫開州司馬夫申錫果謀立漳王其罪何止於貶不然又何以貶也此事與京房王章大類每讀

至此使人忿忿

文宗讀書至閽弑吳子餘祭問閽何人耶許康佐畏中官不敢對帝後問李訓訓對因爲帝言君不近刑臣之義訓非其人耳其對帝未爲謬也如康佐畏中人而使人主不辨經義此豈人臣之義哉唐書列之儒學傳若重其明哲者此何義也

訓注之用當時力言其奸者惟李德裕耳陰與之結冀得其力者二李也帝初官訓鄭肅力爭爲喻止之者王涯也始漏宋申錫語以免注繼而誣德裕與漳

王圖不軌爲訓注報讐者王璠也證德裕無罪因而罷相者路隨也德裕被逐二李亦繼之二王則舉族爲殉隨之免相乃免死璠之代相者乃代死也比匪者亦何利焉

李贊皇論甘露之變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注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反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按此即元載用崔昭結皇甫溫周皓以圖魚朝恩之意實良策也然亦安知非此輩鑑朝恩覆轍厚

防諸將使不得與南衙交通故注計無所施耶噫觀宋申錫訓注事乃知元載亦一能人也

李贊皇之相業唐季無兩弇州先生以比裴晉公而稍貶之其論當矣至其爲人論者猶致不滿以爲不能釋憾解讐不知此固有之然亦不盡然也仇士良以武宗之立非宰相意勸帝誅楊嗣復李玨戶書杜悰見德裕救之三人皆牛黨也使以私怨行之立虀粉耳乃與同列上奏引劉晏宋申錫事爲戒至於伏地不起楊李得全僧孺二李能之乎二李之惡極矣

賤之未可謂私白敏中令狐綯皆二李黨贊皇引用不疑而卒受其禍憾自不釋仇自不解耳非贊皇之罪也

劉湛附彭城王與殷景仁相讐諸附湛者相戒無過景仁獨庾炳之往來兩人之門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方兩人之勢如水火豈有一人而皆得其歡者此理之所無所以然者固炳之奸亦湛之愚耳惟白香山處朋黨之世與元稹劉禹錫善而舉世不得以黨目之雖不爲李贊皇所喜而亦不爲所忮則

以其中懷淡然非世味之所能累也思其人令人有願爲執鞭之想
穆宗大漸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太子雖少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讀此數語不愧爲汾陽王孫矣如此賢明之后而宣宗修生母之怨使不得善其終不合葬不祔廟眞梟獍之屬也白敏中爲宰相不能爭反罪正言之王皡

長君之惡罪不容誅迨懿宗朝而皡議卒伸畢竟公論不容泯滅也

會昌中處置回鶻一事最中機宜初嗢沒斯內附審其非叛將也而受之已而遣使齎詔訪問太和公主兼察嗢沒斯情實及烏介可汗以公主屯天德軍境上上表借振武城上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諭以宜率部衆漸復舊疆借城前代無有此比回鶻嗣是侵擾求索無已然猶賜詔諭可汗諭公主再三烏介不去帥衆逼振武然後出兵擊之可汗走石雄迎太和

公主歸蓋回鶻已破公主爲黠戛斯所得烏介立奪公主挾之度磧借名以爲寇於中國耳此而不擊何以靜邊然而諭之再三不得已而用兵不失故與國之體可謂恩威兼濟者矣宣宗之詔曰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亡屬姧臣當軸遽加殄滅噫以苦心爲罪案以賢輔爲姧臣使人撫卷長嘆

人主之心不可有先入之見柴於其中宣宗非聰明敏察之主哉獨其爲生母所惑誤讐嫡母以爲殺其父視穆宗以下皆其深讐而修怨於武宗尤甚欲討

弒父之賊而身自弒其母李德裕功在社稷廢而殺之而用白敏中令狐綯是殺騏驥乘跛驢也好摘發隱伏以爲智而大奸在肘腋閉目搖手而畏之非特畏之直是德其立已而已方士之藥其害章章效而尤之不顧也彌留之際不立長子不見大臣獨以第三子屬內侍而定策國老之勢成謂之明主果明主乎哉

憲宗崩令狐楚爲山陵使部吏盜官物又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爲羨餘獻之罷爲觀察使宣

宗即位問宰相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避去惟山陵使攀靈駕不去誰也對以楚求其子綯召對悅之後遂以爲相夫刻減工直大罪也風雨不去小節也取其小節忘其大罪宣宗亦過矣楚嘗附李逢吉逐裴度忌武儒衡其相也皇甫鏄薦之而楚所薦者蕭俛也據實而論賢耶否耶

宣宗嘗謂韋澳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卿爲撰一書澳取十道四方志紬次題爲處分語帝用之聞者驚服夫四方利病人主誠與大臣侍從

留意講求奚患不周知若令臣下代撰記憶以圖驚
人何其無味也政如空腹秀才記一兩段類書自詫
有學問寧免識者之笑
人主以一偏之見取人未有不失之者宣宗以令狐
楚故用其子綯以牛僧孺故用其子叢綯之爲相也
縱子納賄既被發而猶爲之辨鎮淮南不能用李湘
之言討叛卒反遣人慰勞給芻米養成徐州之亂喪
師於泗州又遣人說龐勛許爲請節叢爲蜀帥南詔
借蜀王驄留止叢欲許之蠻兵未至豫焚城外民居

卒爲亂賊所逐其明效大驗乃爾使贊皇公有知得無齒冷地下乎

狄仁傑舉其子韋貫之舉其弟高元裕舉其兄皆以稱職聞唐時猶有古意貫之爲監察御史舉弟纁自代事出庶寮尤奇

韋綬爲翰林學士德宗幸其院綬方寢或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乃以韋妃蜀襭袍覆而去君臣之間恩遇如此然綬以在禁廷憂畏得疾戒其子溫不得任近職不知所憂畏者何事也

劉禹錫謂張九齡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開元良臣而卒無嗣然九齡碑誌及宰相世系表皆稱有子禹錫去九齡不遠不應繆戾乃爾疑九齡實無子碑誌所載乃嗣子未可知也但世間忮心者不皆無子眞忮者又不怕無子耳噫善地未必佳醜地未必惡自元和初至於會昌長安貴人不啻滄桑幾變彼武元衡王涯賈餗者豈瘴癘能殺之哉而唐天子服金石求長生生愈不長至此亦四易位矣獨再起再斥之禹錫猶然無恙於江湖之上禹錫之所得不知

與長安貴人孰多何必造爲是說恐喝伎人冀其援

已也

通鑑載懿宗欲以請鄆王監國奏殺當時宰相無名者杜悰力救得免容齋隨筆以爲懿宗即位宰相四人至此三人已罷去惟蔣伸尚在畢諴杜重權乃懿宗所用不應亦在當誅之列疑此事爲虛此論甚當考悰生平別無善狀鎮淮南時歲饑民漉漕渠遺米自給取陂澤茭蒲實皆盡悰更表爲瑞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酒宴適如此人亦決不能回主怒救同官

者也

蕭倣諫懿宗疏云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非帝王所宜慕也胡註以爲佛滅度後諸天諸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後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滅後之殊勝此語甚愜大率佛書稱滅及滅度者非謂身後謂生滅妄想滅盡一眞湛然如所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也倣意謂佛教以空寂爲殊勝帝王不宜留心耳大率儒者患在不解佛書而好以已見附會之此亦其一也

懿宗時士大夫深疾宦官建州進士葉京嘗與宣武軍旻識監軍旣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於塗馬上相揖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然楊收與中尉楊玄价叙同宗相結遂得爲相杜宣猷爲宦者祭墓得觀察使不聞有非之者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士大夫持論往往然耳

韓弘韓充之帥宣武也一誅將士好亂者一并其家逐之皆不過二百人而一鎮不復爲亂終其任此御亂軍法也軍士之亂豈其盡人而然盖有爲之唱者

去其唱者其餘自定矣徐州軍逐溫璋使以二韓法治之嘗亦易定耳命王式爲帥帥忠武義成兩鎮兵以入殺銀刀都將等至數千人不已過乎未幾而龐勛以戍卒叛歸勑赦其罪叛卒不信招集銀刀竄匿者爲亂連數道之兵而後能破之黃巢嗣是起而土崩之勢成天下事處之一失策而其禍有不可言者此是矣

李景莊之母嘗因墻隤得錢盈船祝曰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

掩而築之可謂賢母矣然以景莊不第屢撻景讓冀其爲弟關說其貪功名之念蓋有甚於貪錢者景讓雖屢受撻不敢效人求關節可謂孝子矣然勸宣宗遷穆宗以下四主出太廟其貪自巳之功名蓋有甚於貪弟之功名者噫是母也宜其有是子也

玉泉子載路巖事謂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佻隟附麗之徒釣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辭其實未然也按巖附會韋保衡以公主薨故殺太醫貶劉瞻鄭畋親吏

邊咸其家可佐軍興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豈可謂無罪尤可恨者奏請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此惡人之無識者豈盡雷同者爲之耶玉泉子嘗以劉瞻爲不足譚此又爲嚴解嘲明是當時不公之論也

玉晨鐘韵上空虛畫戟祥烟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鄭畋爲學士時金鑾坡上南望詩也陞務觀識其熱中揆地今以史考之畋爲學士草罷劉瞻制曰安數畝之宫仍非己有却四方之饋

惟畏人知路巖韋保衡惡之貶梧州刺史以此觀之畋非急於功名人也詩人托興或別有在且急於作相者必不形諸詩務觀可謂失言矣

彭樂爲高歡將追宇文泰泰謂之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樂乃還慕容紹宗追侯景景使人謂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劉巨容敗黃巢巢渡江或勸巨容窮追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此三人者皆同一見其後樂以反誅紹宗溺水死巨容爲田令孜所殺富貴果常在耶

王筠自云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並自抄錄未嘗假人手柳仲郢手抄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抄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抄他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眞無行字古人之為學如此自印板書行學者類多鹵莽無此專精之學矣

李鄘為淮南節度使吐突承璀監其軍鄘性剛嚴與

承璀互相敬憚承璀歸引鄘爲相鄘耻由宦官進至京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辭不見明年固辭相位罷鄘之孫谿昭宗朝拜相崔昭緯使劉崇魯劾罷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明年復拜相昭緯召邠岐兵赴闕王行瑜言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許是日行瑜等殺谿於都亭驛噫引之而不屑就陷之而不知避李氏祖孫不亦異乎

史稱黃巢敗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恐昭義等諸軍分其功乃悉奏遣之巢勢復振此一段未得情實不

免爲駢所欺駢實不足以辦賊其奏遣諸軍即劉巨容之意恐賊盡巳不得自擅耳駢之始雖立戰功然未嘗見大敵幸而取勝其技實平平顧好爲大言當時盲宰相惑之以爲緩急可恃然駢實自知至此不過欲保境內作偏霸之局而巳身爲都統曾無尺寸功又散遣諸軍幸國顛沛以圖割據駢之罪不知與巢孰重輕也死之日褁以故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瘞僅餘一孫不克葬暴卒豈非太宗在天之靈殛之乎

黃巢之亂諸將不能支李克用兵至而巢遁旣而逐

大梁朱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復引兵破巢還師至汴而全忠夜掩殺之此何理哉使僖宗稍自振因克用表下詔暴全忠罪詔鄰道助克用討之全忠方救亡之不暇豈能有所肆哉乃以大冦初平方務姑息優詔和解之自是克用怨朝廷不肯爲用而全忠知國家無柰我何遂一意吞併矣獨恠克用之强可以得志於全忠一請不得至再至三則自行其意可也方全忠之困於秦宗權何不遽兵之夫王重榮王珂之親何如殺身之仇李茂貞韓建之才何如全忠之

可忌稱兵犯闕與誅不義諸侯其名孰美惡同一非帝命也舍此而爲彼吾不得其解巳而全忠得淄青兵能自奮克用且自救不暇矣讀此可爲頓足

唐末諸將惟高仁厚最賢其破阡能敗韓秀昇取楊師立皆有方畧且不好殺使居方鎮當是一時賢將惜其托身非人爲陳敬瑄所用而卒爲所圖令人扼腕

初讀崔昭緯之害杜讓能排李谿與谿之銳於作相嘆曰揆地之相軋由來久矣但此時宰相處庸主强

藩逆閹之間進不能有所建立退有性命之憂有何好而害人以爲之況乎冐害以爲之及觀韋貽範爲相多受人賂許以官及母憂去位日爲債家所譟遣人詣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起復不覺笑曰原來只爲此耳噫如鄭綮者豈不賢乎哉

方全忠有事兖鄆李克用假道魏博以救之使羅弘信許之則兖鄆不舉兖鄆不舉則全忠之勢未盛也乃信其謬爲恭敬也爲之力障晉師兖鄆亡則次及河北耳然魏亦勁敵全忠未易一嘬而盡也自紹威

引汴師夷滅牙軍八千餘家魏遂不振而諸侯亦更無能抗全忠者矣洪容齋嘗惟全忠起於汴非有地利而能吞噬中原不知全忠之結魏正其巧於得地利也噫全忠之有天下也以魏後唐之滅梁也亦以魏人巧固不如天巧哉

全忠之歸唐也王重榮生之未幾而取河中卒殲其族其再困於黃巢也李克用救之未幾而謀殺之其又困於秦宗權也朱宣朱瑾救之未幾而攻覆之并其妻而辱之如此人而羅弘信以其厚已不早與河

北合從使得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世之愚未有
如弘信者也

王行瑜跋扈諷朝廷加號尚父及爲李克用所攻登
城泣語甚哀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尚父之號翻
爲笑端噫郭汾陽號尚父李輔國王行瑜亦號尚父
人重官耶官重人耶

唐末羣雄並起其人皆庸才使朱温得以狙獪之雄
盜弄神器然亦未始無術也當時可與温抗者惟李
克用耳而不知大勢自兵興以後藩鎮之勢常抗天

于朝廷惟視其强盛則與之克用不知攻取以自廣爲王重榮則犯關爲王珂則又犯關疲頓兵力而河東無一成一旅之益溫則不然自免於宗權之難惟汲汲焉吞併以圖廣大取洛孟取蔡取徐取兖鄆取河中而河東僅僅黑子著面能自完足矣一得天子則議禪代焉誰復有能制之者使克用早以其兵力蠶食河北以自廣溫方自救不暇而況敢篡位乎然則克用非溫敵乎曰非也溫自爲羣盜時即有窺伺大物之意克用初亦欲撥唐不過欲爲藩鎮之雄

其嘗抗王師彼習見河北故事撫之則順命奪之則
衡命以爲此藩臣之常耳再犯闕庭彼直以爲桓文
之舉無他腸也溫既篡王建遺書請各帝一方克用
復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又嘗謂其子曰昔天子幸
石門吾發兵誅賊威鎮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
作九錫文誰能禁我顧我家世忠孝誓死不爲此皆
實語也克用可以取天下而不爲其後人卒能滅梁
宜哉
克用可以挾天子而不爲吾嘗取其說矣然自謂誰

能禁我則未究其害也温之篡唐大河南北無足爲難者河東欲抗而無其力吳蜀能抗而無其心故梁得以僞位終其身耳使克用遽挾天子關東諸侯無一非其敵吾恐朝篡而兵夕至城下李茂貞韓建之覆轍具在也克用能一朝居乎然則爲克用者何如曰乘汴人未定而急覆之退還河東益治兵以伺諸侯之釁雖謂之眞桓文可也

李茂貞嘗上昭宗表云今朝廷但觀强弱不計是非約衰殘而行法隨壯盛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纊

然他事猶可也駕在鳳翔以茂貞子侃尚平原公主及歸令朱全忠與茂貞書取之茂貞遽歸之公主下降可視人盛衰以爲去留耶此千古笑柄也

劉守文之討守光討囚父之賊非討其弟也兵乍交而遽呼於陣曰勿殺吾弟不已過乎然而其志亦可憐矣守光得守文而殺之不旋踵是何其立心之大異也死死等耳死於弟與荷校而死於晉王之廟者容愈乎噫方仁恭之歸晉也幽州一亡將耳使之一旦有幽州者晉也俄事全忠而背晉俄叛以圖魏也而

并背全忠此豈復存人心哉身囚於逆子殺其賢子而與逆子同死於晉則固幽州爲之累耳天之報仁恭固不爽也

懿僖之間南詔何悖驁不恭甚也僭號犯諱請公主和親稱弟不稱臣諸道之援卒四至而成都時岌岌焉及王建有蜀斬山行章斬三王之漏軍事者而南詔不敢窺塞唐以天下之力守蜀而不足建以蜀守蜀而有餘何相去之懸也則當時將帥之罪耳吾以是而知邊將得人不在乎竭天下之力以奉之也

人之强力銳氣全不足恃即此一人之身蓋有前後兩截判然不侔者以朱全忠之狡悍在兵間三十年所見大敵多矣奮其盜賊之智摧强爲弱以至羣雄畧盡稱帝中原身率五十萬衆以臨太原即使兩軍相對勝敗出於意外猶當整衆以退善敗者不亡可也史建瑭等以數百騎爲竒兵以撓之遂至大駭燒營夜遁脩之耕者得以鉏梃逐之此何以故即全忠老䓁其軍中更無一人知兵者乎蓋鐘鳴漏盡氣衰志怯非復向者之全忠而誅殺無常羣臣亦更無敢

以軍事誅者矣噫人以其強力銳氣爲可常也乎哉

○王建爲田令孜養子卒殺令孜建後所得諸將更其名爲養子者多至數十人豈名姓一改遂爲眞父子耶然養子中宗佶以忤唐襲死宗滌以賢見忌而死其他以罪死者尚多元膺乃其眞子亦以忤襲死建於父子之情可知已最可笑者宗弼嘗泄建語於顧彥暉其人易知也建獨親之卒賣其國於唐噫令孜有知能不笑建於地下耶

張承業謂晉王曰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

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噫大哉斯言自古以來惟文王能行之惟荀文若能言之而承業遽見及此其賢乎哉承業在唐不過一監軍且嘗詔斬之及唐之亡士大夫無能有宗國之思者而承業議立其後不受莊宗官爵但稱唐官以終莊宗稱帝一疾不復起唐之純臣未有過承業者也

劉鄩王檀皆嘗用奇兵襲晉陽而皆不勝無有備一

無釁故也及張文禮以鎮州叛晉遣使求援非用奇一大機會哉敬翔謂若不乘此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是也而趙張輩以爲強寇迫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文禮不知救文禮正所以拒晉也他日晉人一用奇而入東平再用奇而入汴豈拒之不力之罪哉

莊宗既破梁段凝等上言僞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與巖等同斬於市凝以賂

巖等代王彥章莊宗入汴望風迎降纔得不死便爾開口詆僞梁要人獨不思自已爲僞梁何等人乎而莊宗聞其言亦了不之怪當時國事可知矣

莊宗以李嗣源策入汴牽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父子共之同光二年嗣源表其子從珂爲北京内牙馬步都指揮使帝怒曰軍政在我嗣源安得爲其子請斥從珂使戍石門前欲與之共天下後并一官而吝之不亦過乎嗣源之生心也諸將士之解體也固不待崇韜友謙之死不待欲盡誅魏卒之日矣

段凝降唐賜姓名李紹欽詔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夫凝爲梁將不效莊宗入汴凝所將精兵猶五萬卒以降此莊宗所親見莊宗又素知兵者奸人乃敢於欺罔乃爾況乎人之賢不肖不如用兵之彰著人主之知人又非若莊宗之知兵者乎其欺罔也不亦宜哉

國家紀綱法度苟一壞之其陵夷之勢有莫可底止者唐末兵驕將帥廢置出自軍中節使視其士伍不異驕子而僚佐之苟得無耻者又陰收士心冀其戴

已毎易一帥至傾府庫爲賞已而中人以禁軍之勢爰立天子亦傾府庫爲賞則夷陵自下而上至同光長興淸泰之世以天子爲奇貨數爲流言以要賞急則賣之於敵而又以取賞嗜其甚矣高平之戰世宗稍稍振厲而天遽奪之亂源尚在非宋祖其孰與祛此宿蠹者乎

安重誨謀去潞王不克得罪死其後潞王果反歐陽公以爲使明宗有知有愧於重誨是不然潞王雖卒叛然其初非有罪也且重誨豈眞爲明宗計哉彼見

當時天子惟强有力者為之明宗春秋高嗣子弱方且竊弄威福一手握朝權其謀害潞王不過剪除礙手之人耳從厚明宗親子也惡而出之從璨明宗姪也忌而殺之此豈亦預知其反耶惟潞王他日之反偶如其言而重誣死又不以其罪故歐公從而與之原情而論殆非然也

明宗末羣臣議立太子秦王從榮謂宰相曰諸公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耳彼見夫當時天子非握兵不可得也然從榮帝長子王淑妃孟漢瓊非大奸

一旦有故度不能舍秦王而外求君自爲元帥益驕縱與廷臣爲伉主上不豫急急焉欲以兵入朝卒爲漢瓚等誣以反而殺之是使從榮不得爲天子且殺其身者此兵也其父以兵得天子其子以兵殺其身曷足怪乎

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元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莊宗崩逃去卒被執見殺歐陽公嘉其節而譏其逃余謂以反聞是也殺其子過矣從璟之從行莊宗實使之而明宗之成敗初不係乎從璟之

死生行欽嘗爲明宗養子獨不可活其子乎意行欽嘗事劉守光守光囚父殺兄皆行欽爲之此其人豈可以大義責乎譬之於狗得食則爲之噬耳然亦異乎立其朝而不事事者矣

安重誨在明宗朝知潞王必爲它日之禍銳欲除之似矣苐爲重誨計當爲帝言潞王年長數將兵有功方今天下大勢在握兵陛下魏博之事是矣異日恐不利於冢嗣宜令王解兵明宗未必不悟乃劫楊彥温令叛因以爲潞王罪比帝欲生致彥温又劫藥彥

裯令殺之以滅口此豈人臣事乎顧是時彥温雖死彥裯猶在帝試詰所以違詔之故則重誨之横立瞭然卒於不察雖不誅潞王亦不罪重誨則明宗之不明奸人有以窺之他日秦王之禍孰謂非帝之自開其隙乎

王晏球為梁將禦唐無功莊宗入汴乃降及為明宗取王都破契丹援兵如拉朽然自中國多故將帥得志於虜未有如晏球者也契丹既退諸將欲乘勝取都晏球獨不動卒以持久斃之用兵凡十月軍中不

戮一人當晏球降唐人孰知其將略如此乎自古無必勝之將惟在朝廷用之何如耳

楊行密之初起甚微弱耳孫儒以五十萬之衆臨之卒被擒梁兵來大敗之朱温自來又敗之已而田頵安仁義叛於肘腋皆次第削平此其才智豈淺淺者使在中原與朱李對壘未知鹿死誰手惜天不假之年耳葛從周厖師古梁名將也皆殲於吳吳王茂章爲吳攻梁則勝爲梁攻吳則敗則將將者之方略可知已歐陽公謂吳之勝梁適與其機會夫機何以屢會

也何待行窩之薄哉

劉贊幼時其父玭衣以青布衫襦飯蔬食於床下而自食肉曰食肉君之祿也爾欲之可勤學問吾肉非爾食也夫教子學問可耳何必以衣食歆之贊後舉進士爲秦王重榮傳忤重榮重榮以兵入朝指日駡期誅府寮忤意者重榮死朱弘昭欲盡誅贊等馮道救之得免然猶徙惡地終身當是時雖布衣蔬食而食於床下將甘心焉使玭尚在亦應悔其教子之悞矣自國家以科舉取士人皆以學問得官爲究竟父

教其子兄勉其弟不出乎此而曾不自知其悞豈知干祿之外自有所謂學問者乎

呂琦在清泰中知石敬塘必引契丹爲患而請與和親此其識見過人遠甚而廢帝又雅知琦爲賢者乃入薛文遇之說詬責琦等至以强項責琦何耶盖清泰主鬬將也從明宗結髮與契丹戰彼以爲兵將之力自能辦虜道德鈞杜晏球近事具在也不知當時之可憂者不在虜而在將士之不可用士卒志在要賞諸將小者觀望大者冀倖非分是故契丹兵一至

爲潞王用者僅二一張敬達餘人誰復可用者嘗惟當時琦等何不明言兵將難用陛下鳳翔之事昭然可見漢唐盛時皆與虜和親不足爲辱萬一有事文遇之肉恐不足食潞王聞之亦未必不悟潞王既盛怒琦等惟有拜謝而已豈時勢所趨雖智者亦不能爲之謀耶

石晉之召契丹退可救死進可取天下不顧他日之禍而爲之固矣頡虜貪而易動如唐諸帝啗之以子女玉帛巳足以致其死力矣何至割一鎮以予之劉

知遠謂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眞有見之言惜乎其不用也二祖比肩而起而其識見相去不啻遠矣

甚哉趙德鈞父子之貪而愚也擁重兵居大鎮乘兩主之釁陰賂契丹求立爲天子其寃也并自巳之幽州而失之潞王謂苟却胡寇雖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兎俱斃述律后謂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

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何面目復求生乎其言皆切
中德鈞之病矣父既不得帝而死其子延壽欲代晉
帝中國屢說契丹伐晉契丹主因而用之爲出死力
破晉帝不可得猶求爲太子蓋其父子有天子癖至
死不忘有如此者不知當時皇帝雖賤亦天地人民
之主也豈容無功不忠癡漢一日而踞其位耶
班孟堅有言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此鑽之鼻祖也
就唐末言之有鑽宦官藩鎮得宰相者有鑽卒伍得
節鎮者迨其後又有鑽宦官卒伍得皇帝者於是又

有人焉鑽蠻夷得皇帝則石敬塘是已自此鑽法一開而宋齊丘以此教其主趙德鈞父子世守之楊光遠杜重威皆極力爲之然皆不效而敬塘之妻子稱臣稱妾掃地殆盡噫鑽之門愈奇而見效愈難受禍愈酷善鑽者亦何利乎

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反者景延廣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録以爲客將既即位擢爲節度使帝病以子重睿屬馮道延廣陰許立出帝以此自功其後卒敗契丹之盟晉氏覆

焉敬塘之免延廣兾得其用耳孰知使其子不克爲帝幷使其嗣子不克有其國者皆延廣爲之也天生延廣爲石氏之禍而又使敬塘自活之簒弑之報不亦巧哉

五代之君其得國皆不以正然或有大功於先或承中國無主或出於軍士之推戴亦自有説至石敬塘則不然其初非有功業可紀也潞王之反方將助之盡殺閔帝之從者使帝自經非能有故主之思也其後不見容於清泰主召契丹入中國割地稱臣開中

國未有之禍眞千古大罪人也得之不正自顧歆然畏首畏尾以苟旦夕之安竟獲免其身亦幸矣考其諸子重英重胤先爲清泰主所誅重信重義爲反者所殺重睿與孫延煦延寶皆從出帝没於契丹二后至稱婦稱妾於虜主古來亡國敗家其禍未有慘於石氏者吁菽塘有知能不悔哉能不悔哉

史書所載宦官有妻如高力士李輔國王承休輩皆可異至東漢欒巴初爲宦者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歷官以忠節稱仔賀官至太守元魏中官

高菩薩與馮后私亂尤爲可恠

陶穀本李崧所引用崧爲蘇逢吉所惡穀因而譖之誣以謀反殺之他日李昉詣穀穀曰君於李侍中近遠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夫陷人於死此有何好而揚揚然爲人言之哉穀之意不過欲人畏已而已可謂良心喪盡者矣宋人雜記載其冒姓事極醜又言其墓被發骸骨無存者以彼其人想當然耳

郭威之入汴已非人臣矣豈有人臣抗天子稱兵犯

闕其君死焉而尚可退就臣列者乎李太后猶臨朝議所立遣威出師討契丹何其愚也澶州之事自是勢所必然耳贇不用董裔之言而走晉陽崇不聽李驤之言而據孟津其父子相濟以愚是何能有成哉然而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有易焉如威者也以易得之終以易失之其得之也以黃旗被體其失之也黃袍出之軍中安知後之得者不笑前人之未工耶

○世宗將有事於燕晉慮南方有變北伐之師勢不得不還故先取淮南去腹心之疾諭令修守備以安

其心然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則四方不足定矣取三關兵不血刃述律欲以漢地還之漢人當是時中國之勢幾振矣不幸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取蜀粤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於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此論出於陸務觀最爲有見王朴獻世宗策云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此說無當豈兵機不容泄姑爲此謬說耶

南漢主劉鋹謂羣臣皆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故政事一委宦者其欲用羣臣皆先閹之後王師至龔澄樞李托勸令燒府庫宮殿悉貯寶貨嬪御於海舶將入海樂範竊其舟以逃皆宦者也鋹降於宋此其敗亡始末顯然然此見實不獨鋹有之帝王中號爲英武而中懷此見者多矣如唐之玄宗憲宗皆是也

高郁勸馬殷修貢京師因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鑄鉛鐵錢令民自造茶以

通商旅而収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王衍禁蜀中物無得入中國有入必以濫惡謂之入草物唐莊宗聞之怒曰王衍得免爲入草人乎噫國家之利固在通而不在壅也

讀史商語卷之四終